



陈涛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有无数个决定，但总会有那么几个决定将你引向难以预知却又充满独特魅力的旅途。

多年之后，我依然会记得自己动身离京前的那些瞬间以及附着的情绪，它们都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些瞬间中，有抉择时的煎熬与焦虑，也有抉择后对远方的渴望，以及时时袭来的不舍与忧愁。我记得那天在我最终决定到甘肃省一个村任职“第一书记”后，我整理完办公室的所有东西，于黄昏中慢慢走回家，途中雨落下来，而我在细雨中走了很久。

当我孤身一人在那个名为冶力关的小镇时，当我不得不面对起初因思维、环境、语言、饮食带来的诸种不适时，我曾经这样问过自己，促使自己最终选择到这个小山村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在固化的生活轨道中太久，难以忍受循规蹈矩、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从而选择的跳脱吗？是认为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如果不积极融入社会，不去从社会这个大课堂中汲取营养，所以无法做好文学工作吗？还是觉得如果不懂乡村就难以了解中国，所以才会将自己放置于乡野之间，试图在这个群山连绵的角落中，通过乡村来读懂中国。这些原因都曾经在我的脑海闪过，直到我的《山中岁月》一书出版时，读到李一鸣老师给我写的书评，他在文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从影片《第一书记》中，我看到了理想与担当。令人振奋，又引人思量。这种理想，是个人价值实现的理想，是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追求美好、坚守信仰的理想。

人人有理想，理想的实现定要有担当。

我喜欢有担当的人。我为沈浩鼓掌。”

这是我十年前观看影片《第一书记》后写下的一段话，我发在博客上，李一鸣老师有心，翻出来给我。我突然明白我苦苦思索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了。原来，有些东西始终存在并早已融入于我们的血液中，它会在某个时刻跳出来，促使你做出那个必然的选择。

我去任职“第一书记”的地方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海拔2300—2600米之间，因为海拔较高的缘故，

全年气温较低，当地人戏称这里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约在冬季。待到冬日来临，大雪飘飘洒洒落下时，与外界断了交通，这里便成了一个愈发静谧的山村角落。一个当地的年轻朋友曾在大雪中问我有没有种与世隔绝之感，没待我回答，他接着说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弃了。与恶劣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壮美的山水风光，当地有山，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山，但这山并不普通，白石山高耸入云，是我国秦岭山脉的起点，镇中心不远处那条狭长幽深的山谷，其内岩石多姿，洞穴奇特，如大火过处一片赭红，这丹霞地貌在灰石青黛中格外夺目。小镇有水，一是流动的冶木河，从冶木峡深处缓缓而出，最终形成宽阔的水面穿镇而过，终日不息，一是静深的冶海天池，由高山雪水汇聚而成，湛蓝清澈。小镇有林，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在山顶观望，大片大片的林，云杉、冷杉、油松、白桦、杜鹃层层叠叠，如一绵厚的地毯将大山铺满，尤其夏日时分，色彩斑斓的东峡，美得令人难以想象，那里鹿群隐现，孤狼逐行。当然还有无限蔓延的高山草场，牛群、羊群漫无目的地随意吃吃停停。

离京前，领导找我谈话叮嘱，还讲述了自己多次奔赴西藏工作的经历，其情殷殷，其言谆谆，他送了我八个字，“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我记在了心里。回望两年多的任职生活，虽没有做出什么特别有影响的事情，但也算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我并未愧对自己两年的时光。在这段工作中，留下印象的人与事有很多，他们共同见证了我的山中岁月。我喜欢与村镇的人交流，尤其喜爱与年轻人谈天，而他们也愿意在我空闲的时刻跟我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许多次，我兴奋于他们成长中的进步与收获，同样我也会陷入跟他们同样的束手无策，每当这时我便会内疚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也会走访慰问村里的那些老党员，听他们的意见建议，有一次一个老党员卧病在床，我去看他，他跟我聊天时用力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曾松开。

在小镇的两年，我深刻体会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教化之本，出自学校。不懂农村，难以了解中国，不注重乡村教育，则难以从根本与长远上发展农村。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省光山县考察时再次强调，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对乡村孩童而言，他们未来的人生离不开教育的影响，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浚其泉源”。但对冶力关的孩子们而言，乡村教育则具有了另外一重意义，因父母失位而不能给予的亲情，除去长辈的照顾，他们需要学校、老师更多的教育与关爱。于是，除去在村里工作外，我先后多次到过六所村小学与三所村幼儿园。这些学校有些条件好一些，有些则差一些，有些学生多一些，有些则少一些。但这300多个孩子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多是留守儿童、缺乏真正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玩具等等。在走访中，我无数次与师生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诉求。最后在单位以及全国广大作家的关爱下，我在8个月里为这些学校创建、完善了图书室，送去了大量的教学物资以及学生们用的文具和玩具。当我将一个足球送到一个小男孩的怀中时，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现出快乐的光亮，那光亮从心底瞬间涌出，仿佛带着清脆的声响，以及可以纯净我们灵魂的力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项工作很难讲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如若有影响，也要待以后才会显现，唯愿所做的这些，如同那个孩子眼神中快乐的光亮，照耀他们的人生之路，愿他们有朝一日走出大山，有更多完成精彩人生的可能，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

我也清晰记得帮高山上的村子安装好太阳能路灯后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团漆黑中沿着环绕的盘山路进村，行至拐弯处，抬头就看到远方高高的山腰处有一盏灯，灯光温暖明亮，再一个拐弯，满目光亮，黑暗被彻底甩在了身后。“天上的街灯亮了”，脑海中反复回响这一句。所谓的蛮荒之地，所谓的穷乡僻壤，究其本质，都与黑暗紧紧牵在一起。如今，光亮洒满了这个高山的村落。抬起头，望向布满星辰的浩瀚夜空，群星明亮硕大，站立于街口，是难以自控的欣喜。

不管是任职中，还是结束任职后，我都常与一些“第一书记”交流，分享彼此的心得与经验，并相互鼓励。2016年4月，在中央组织部与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七省区“第一书记”示范培训班上，一个同事在台上讲到他有次下村差点连人带车掉入深

谷，他把这事告知自己的爱人，当他讲到爱人因为担心而在电话那头责骂他时，一个大男人竟突然红了眼眶。后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编写了一本《中央和国家机关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典型案例集》，在新书分享会上，我说这既是一本工具书，也是一本并不那么简单的案例集，书中记录了我们这群人在任职“第一书记”的时光中完成了任务，磨砺了品格，提升了能力，获得了成长，同时还承载了我们的青春、理想、收获以及血泪，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我们国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所展示出的磅礴力量。

回望这两年的时光，我想我真正把自己融入到了这段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如此融入人群，也从未如此贴近自己的内心。从此以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再是简单的口号与肤浅的认知，是这段岁月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层的体悟，我抛弃了那些想象与幻想；我从未像这两年一样努力生活，并在孤独与煎熬中慢慢变得坦然；我终于穿透生活的表面，学会如何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并在深切的体悟中懂得了思考的方向与人生的意义。在这两年当中，我见识到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难，但也欣喜看到艰难背后的乐观与阳光。很庆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淬炼了我的青春与品格，让整个平生充满愈发丰盛、辽阔的可能。我又想起任职结束返京的那个湿漉漉的清晨，镇政府的小院里块块低洼地面雨水仍存，亮晶晶的。村镇的朋友们帮我把行李从二楼的房間拎下来放到车上，我们在车前一握手、拥抱，空气愈发潮湿了。车载我出镇，山路两侧熟悉的建筑、林木、河流慢慢离去，或者说是我正从它们的躯体中逐渐剥离，我用胳膊靠住车窗，一路无言。但我知道，不管怎样，从此以后的那个远方，以及那些远方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了。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刘长泰

小兴安岭下
有个边陲重镇是家乡
日寇投降收复失地
延安干部赴边疆
民主革命熊熊烈火
红旗飘飘
建立政权百姓心花放
白桦林里开杜鹃
曙光洒在山岭上

乌裕尔河畔
有个中心城市是家乡
城里平地起高楼
希望田野翻金浪
社会主义特色道路宽
红旗飘飘
人民生活幸福奔小康
清波荡漾水云天
太阳照在河面上

走进新时代
有个梦中仙境是家乡
万众一心跟党走
红色血脉在流淌
不忘初心描绘新蓝图
红旗飘飘
人人追梦国富民强
岭上杜鹃迎风笑
水中千帆正远航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歌词征文



穿越『六尺巷』

陈良

专程到安徽桐城，自然是奔“桐城派”而去的。探访桐城派先贤遗迹与轶事，最好是参观桐城文庙及桐城派文物陈列馆。不巧，那天闭馆，只得翌日再访。

时维仲秋，细雨蒙蒙，漫步街头巷尾，不经意与“六尺巷”相遇。六尺巷故事早有所闻，据桐城派晚期作家姚永朴《旧闻随笔》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张文端公，乃桐城人张英，康熙朝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去世后，谥文端。张英官居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期间，桐城老家与邻居发生地基纠纷，两家皆为当地望族，县衙左右为难，张家人寄信张英，试图借其权势摆平。没想到，张英回复劝家人礼让三尺，张家人果然依照他的意思，退让三尺；吴家人颇为感动，也退让三尺；于是六尺巷就这样形成了。

百闻不如一见。六尺巷就在跟前，亲眼目睹，感觉就是不一样。为

见证此行，也不能免俗，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随后，就以脚步穿越这条笔直的小巷。走了几步，退了回来，又重新起步，想要丈量小巷有多长，就得默数步数。

细雨停歇，小巷幽静。脚下的路是鹅卵石铺成的，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脚步声；小巷足音，仿佛穿越时空，拉近了与旧宅故人距离，隐约感知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两边的围墙是青砖砌成的，张吴两家旧宅大院就在围墙里面，视线阻碍不能窥见，但是高大的樟树靠近围墙林立，在微风中摇曳枝叶，仿佛代表两家故人相互致意。

走了一百几十步，从东至西穿过小巷。此间，又有“懿德流芳”石牌坊、诗画照壁等景物，停留观赏一番。只见安庆、桐城等地“家风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设置于此，感慨系之，思绪万千。

六尺巷，作为家风教育基地很好理解。张英出身耕读世家，幼承家训，恪守家风。张英入仕之后，祖父张士维致书谕之：“敬者德之基，俭者廉之本，祖宗积德累世，以及于汝，循理安命，毋要求也！”张英不忘祖训，“居官四十余年，朴诚敬

慎，表里无间，忠于公家，无毫发私”。《清史稿·张英传》记载，康熙帝曾对执政大臣说：“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张英时常“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他编撰的《聪训斋语》，包含持家、治国、立身、做人等方面训诫，对后世子孙产生极大影响。

张英次子张廷玉，受家风熏陶，有其父风范。张廷玉历任康、雍、乾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身后配享太庙，为清代唯一享此哀荣的汉臣。雍正十一年，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参加殿试，中了一甲第三名（探花）。张廷玉认为，普天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期望进入鼎甲。身为朝廷重臣，儿子若登一甲三名，便占寒士之先。他为此感到不安，于是面见雍正帝，请求恩准其子让出探花。雍正皇帝说：“你儿子名列探花，朕实出于至公，非因大臣之子而有意提拔。”在张廷玉情词恳切的请求下，雍正帝勉从其请，将张若霭由一甲探花改为二甲第一名。

张英为邻居“让墙”，张廷玉替儿子“让探花”，是高尚的礼让之举，是良好家风的体现与传承，更是中华美德的践行与弘扬。

那么，六尺巷何以与廉政教育联系在一起？义理不言而喻，做官与做人，其实是相通的。一个心怀敬畏、谨言慎行、谦和礼让之人，做官大概率清廉。反之，心无敬畏、不知谦让之人，做官大概率为贪官。贪官之所以为贪官，大都被贪欲所迷惑，不甘于“随分知足”，不懂得敬畏谦让，而热衷于争名夺利，以我为圆心，以私利为半径，追求利益面积最大化。且看张英家族，有清一代高官辈出，却鲜有贪官，不正是廉政教育的好典型么？

张吴两家宅院尚在修复施工，不能进去参观，颇为遗憾。仔细想来，也不虚此行，毕竟精髓蕴含于六尺巷。尽管它当年只是两家宅院的附属物，由于时过境迁，它已成为谦让美德的见证与象征，故而喧宾夺主，远近闻名。

其实，如今六尺巷，并非原有六尺巷，历经岁月沧桑，六尺巷多有毁损。但是，每次毁损之后，随即修复或重建，因为人们希望六尺巷能够永久存在，毕竟它所承载的谦让美德，有益于化解人际纠纷，有益于促进社会和谐。

古人认为：立德、立功、立

言，是不朽的事情。走过六尺巷，真切地感到，美德能在人们心中树起不朽的丰碑。张英、张廷玉父子，作为进士出身的重臣，无疑擅长为文，《明史》就是张廷玉主修的，但父子并非以文闻名。不过，父子让墙、让探花的美德凝固于六尺巷里，倒是媲美桐城派文章，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离开六尺巷，穿行桐城街道，只见车辆川流不息，行人熙来攘往。城区交通秩序井然，没有红绿灯的路段，车辆礼让行人；有红绿灯的路口，各自依规则通行，不见一人闯红灯，人人面容看上去去谦和淡定。据说，自有六尺巷之后，桐城民间遇到纷争，只要说出“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训诫，很快就会息事宁人。

看来，六尺巷的礼让精神，早已融入整个桐城。

随笔

